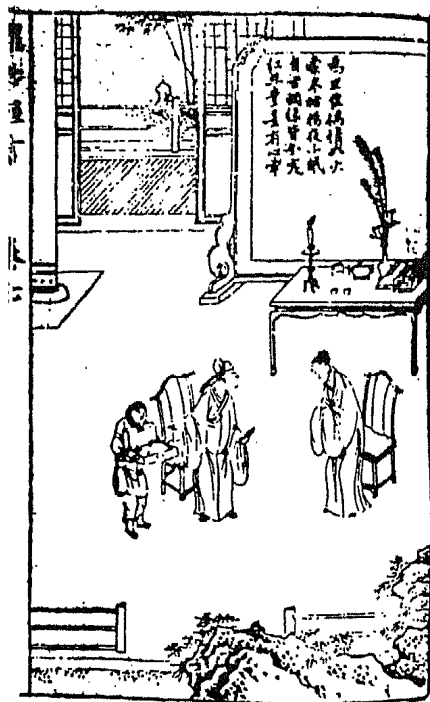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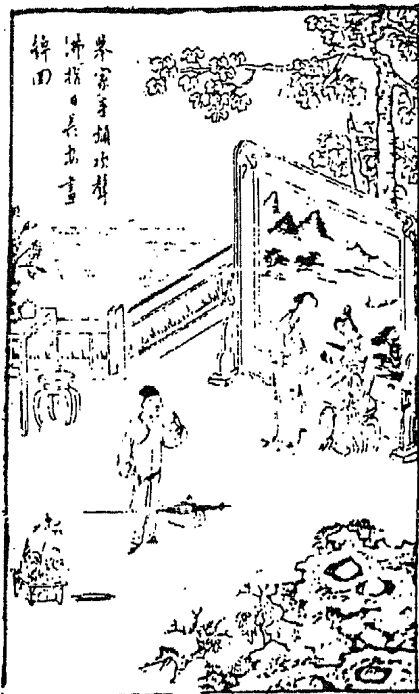


醒世恒言



舉家手誦琅聲
佛指日長亦重
錦田



第七卷

錢秀才錯占鳳凰條

漁和秋酒日相隨

笛蘆花深處吹

湖面風收雲影散

水天光照碧琉璃

這首詩是朱明提備遊太湖所作這太湖在吳郡西南三十餘里之外你道有多少大東西二百里南北一百二十里周圍五百里廣三萬六千頃中有山七十二峰襟帶三州那三州

蘇州

湖州

常州

東南諸水皆歸一名震澤一名具區一名笠澤一名

五湖何以謂之五湖東通長湖松江南通烏程雲溪
西通義興荆溪北通胥陵瀕湖東通嘉興韭溪水凡
五道故謂之五湖那五湖之水總是震澤分流所以
謂之太湖就太湖中亦有五湖名色曰菱湖游湖莫
湖貢湖胥湖五湖之外又有三小湖扶椒山東曰梅
梁湖杜圻之西魚查之東曰金甌湖林屋之東曰東
皐里湖吳人只稱做太湖那太湖中七十二峯惟有
洞庭兩山最大東洞庭曰東山西洞庭曰西山兩山
分峙湖中其餘諸山或遠或近若浮若沉隱見出沒
千波濤之間有元人計謙詩名證

肩翅萬水入

遠近數州環

南極疑無地

西浮直際山

三江歸海表

一徑界河間

白浪秋風疾

漁舟意尚閑

那東西兩山在太湖中間四面皆水車馬不通欲遊
兩山者必假舟楫往往有風波之險昔宋時竿相范
成大在湖中遇風曾作詩一首

白霧漫空白浪深

舟如竹葉信浮沉

村頭宴起吾何敢

自有山川印此心

話說兩山之人善於貨殖八方四路去爲商爲賈所

以江湖上有個口號叫做鑽天洞庭內中單表西洞庭有個富家姓高名贊少年慣走湖廣販賣糧食後來家道殷實了開起兩個解庫托着四個夥計掌管自己只在家中受用渾家金氏生下男女二人男名高標女名秋芳那秋芳反長似高標二歲高贊請個積年老教授在家館教養着兩個兒女讀書那秋芳資性聰明自七歲讀書至十二歲書史皆通寫字俱妙交十三歲就不進學堂只在房中習學女工描寫刺繡看看長一十六歲出落得好個女兒美豔非常

面似桃花含露體如白雪圍成眼橫秋水黛眉清
十指尖尖春笋○娘娜休言西子風流不讓崔鶯
金蓮窄窄瓣兒輕行動一天丰韻

高贊見女兒人物整齊且又聰明不肯將他配个平
等之人定要揀个讀書君子才貌兼全的配他聘禮
厚薄到也不論若對頭好時就賠些粧奩嫁去也自
情願有多少家門富室日來求親的高贊訪得他子
弟才不壓衆貌不超羣所以不曾許允雖則洞庭在
水中央三川通道况高贊又是个富家這些做媒的
四處傳揚說高家女子美貌聰明情願賠錢出嫁只

要擇个風流佳婿但有一二分才貌的那一个不挨風緝終央媒說合說時姘獎得潘安般貌子建般才及至訪實都只平常高贊被這夥做媒的哄得不耐煩了對那些媒人說道今後不須言三語四若果有人才出衆的便與他同來見我合得我意一言兩次可不快當自高贊出了這句言語那些媒人就不敢輕易上門正是

眼見方爲的

傳言未必真

試金今有石

驚破假銀人

話分兩頭却說蘇州府吳江縣平望地方有一秀士

姓錢名青字萬選此人飽讀詩書廣知今古更兼一
表人才也有西江月爲證

出落唇紅齒白生成眼秀眉清風流不在着衣新
俊俏行中首領○下筆千言立就揮毫四坐皆驚
青錢萬選好聲名一見人人起敬

錢生家世書香產微業薄不幸父母早喪愈加零替
所以年當弱冠無力娶妻止與老僕錢興相依同住
錢興日逐做些小經紀供給家主每每不敷一錢兩
飽幸得其年遊庠同縣有个表兄住在北門之外家
道頗富就延他在家讀書那表兄姓顏名俊字伯雅

與錢生同庚生都則一十八歲顏俊只長得三個月
以此錢生呼之爲兄父親已逝止有老母在堂亦未
曾定親說話的那錢青因家貧未娶顏俊是富家之
子如何一十八歲還沒老婆其中有个緣故那顏俊
有个好高之病立誓要揀个絕美的女子方與他締
姻所以急切不能成就况且顏俊自己又生得十分
醜陋怎見得亦有西江月爲證

面黑渾如鍋底眼圓却似銅鈴痘疤密擺泡頭釘
黃髮蓬鬆兩鬢○牙齒真金鑲就身軀頑鐵敲成
盤開五指鼓錢能托了名所顏俊

那顏俊雖則醜陋最好粧扮穿紅着綠低聲強笑自
以爲美更兼他腹中全無滴墨紙上雖成片語偏好
摹今掉古賣弄才學錢青雖知不是同調却也借他
館地爲讀書之資每事左奏着他故此顏俊甚是喜
歡事事商議而行甚說得着話休絮煩一日正是十
月初旬天氣顏俊有个門房遠親姓尤名辰號少梅
爲人生意行中顏頗伶俐也領借顏俊些本錢在家
開个菓子店營運過活其日在洞庭山販了幾担橙
橘回來裝做一盤到顏家送折他在山上聞得高家
選婿之事說話中間偶然對顏俊叙述也是無心之

談誰知顏俊到有意了想道我一向要覓一頭好親
事却不中意不想這段姻緣却落在那裏惡着我恁
般才貌又有家私若央媒去說再增添幾句好話怕
道不成那日一夜睡不着天明起來急急梳洗了到
尤辰家裏尤辰剛剛開門出來見了顏俊便道大官
人爲何今日起得恁早顏俊道便是有些正事欲待
相煩恐老兄出去了特早來尤辰道不知大官人
有何事見委請裏面坐了領教顏俊到坐落下作了
揖分賓而坐尤辰又道大官人但有所委必當効力
只怕用小子不着顏俊道此來非爲別事特求少婦

作伐尤辰道大官人作成小子贈花紅錢最感厚意
不知說的是那一頭親事顏俊道就是老兄昨日說
的洞庭西山高家這頭親事於家下甚是相宜求老
兄作成小子則个尤辰格的笑了一聲道大官人莫
惟小子直言若是第二家小子也就與你去說了若
是高家大官人作成別人做媒罷顏俊道老兄爲何
推托這是你說起的怎麼又叫我上尋別人尤辰道
不是小子推托只爲高老有些古恠不容易說話所
以遲疑顏俊道別作事或者有些東扯西拽東掩西
遮東三西四不容易說話這做媒乃是水人撮合一

天好事除非他女兒不要嫁人便罷休不然少不得
男媒女灼隨他古恠煞須知媒人不可怠慢你怕他
怎的還是你故意作難不肯搃成我這椿美事這也
不難我就央別人去說說成了時休想吃我的喜酒
說罷連忙起身那尤辰領着顏俊家本錢平日本來
他的見他有嘴然不慌之意卽忙回船轉舵道大官
人莫要性急且請坐了再細細商量顏俊道肯去說
便去不肯就罷了有甚話商量得口裏鋒則是恁般
說了身子却又轉來坐下尤辰道不是我故意作難
那老兒真个古恠別家相媳婦他偏要相女婿但得

他當面看得中意，纔將女兒許他。有這些難處，只怕
勞而無功。故此不敢把這個難題目包攬在身上。顏
俊道：依你說也極容易。他要當面看我時，就等他看
个眼飽。我又不要殘疾，怕他怎地？尤辰不覺呵呵大笑
道：大官人不是冲撞你。說大官人雖則不醜，更有比
大官人勝過幾倍的他。還看不上眼哩。大官人若是
不把與他見面，這中纔沒一分二分。還有一厘二厘。
若是當面一看，便萬分難成了。顏俊道：常言無話不
成。媒你與我包荒，只說十二分人才。或者該是我的
姻緣。一說一就，不要面看也。不可知。尤辰道：倘若要

看時却怎地顏俊道且到那時再有商量只求老兒
速去一言尤辰道既蒙分付小子好歹去走一遭便
了顏俊臨起身又叮嚀道千萬千萬說得成時把你
二十兩這紙借契先奉還了媒禮花紅在外尤辰道
當得當得顏俊別去不多時就教人封上五錢銀子
送與尤辰爲明日買舟之費顏俊那一夜在床上又
睡不着想道倘他去時不盡其心葫蘆提回瘦了我
可不枉走一遭再差一个伶俐家人跟隨他去聽他
講甚言語好計好計等待天明便喚家童小乙來跟
隨尤大舍往山上去就觀小乙去了顏俊心中牽掛

即忙梳洗往近處一個關聖廟中求籤卜其事之成否當下焚香再拜把籤筒搖了幾搖撲的跳出一籤拾起看時却是第七十三籤壁上寫得有籤訣四句云

憶昔蘭房分半釵

而今忽把信音車

痴心指望成連理

到底誰知事不諧

顏俊才學雖然不清這義句籤訣文義顯淺難道好歹不知求得此籤心中大怒連聲道不準不準撒袖出廟門而去回家中坐了一會想道此事有甚不諧難道真个惹我醜陋不中其意男子漢須比不得婦人

人只是出得人前罷了一定要選个陳平潘安不成
一頭想一頭取鏡子自照側頭側腦的看了一回良
心不昧自己也不過把鏡子向桌上擱一擱嘆了
一口寡氣呆呆而坐准的悶了二日不題且說尤
辰是日同小乙駕了一隻三棹快船趁著無風靜浪
呖呀的搖到西山高家門首停船剛剛是未牌時分
小乙將名帖遞了高公出迎問其來意說是與令愛
作伐高贊問是何宅尤辰道就是敝縣一个舍親家
業也不薄與宅上門戶相當此子方年十八讀書飽
學高贊道人品生得如何老漢有言在前定娶當面

看過方啟應承允辰見小乙緊緊靠在椅子後邊只
得下老實扯个大謊便道若論人品更不必言堂堂
一軀十全之相况且一肚文才十四歲出去考童生
縣裏就高高取上一名這幾年爲丁了父憂不曾進
院所以未得遊庠有幾個老學看了舍親的文字都
許他京解之才就是在下也非慣於爲媒的因年常
在貴山買菓偶聞令愛才貌雙全老翁又慎于擇婿
因思舍親正合其選故此斗膽輕造高贊聞言心中
甚喜便道令親果然有才有貌老漢敢不從命但老
漢未曾經目終不放心若得足下引令親過寒家一

會更無別法。尤辰道：「小子並非謬言。老爺他日自知。只是舍親是個不出書房的。小官人或者未必肯到宅上。就是小子攬掇來時，若成得親事，是好萬一不成，舍親何面目回轉？」小子必然討他抱怨了。高贊道：「既然人品十全，豈有不成之理？」老夫生性是這般小心過度的。人所以必要着眼。若是令親不屑下顧待，老漢到宅足下不意之中，引令親來一觀，却不要帖。尤辰恐怕高贊身到吳江訪出顏俊之醜，卽忙轉口道：「既然尊意決要會面，小子還同舍親奉拜，不敢煩尊駕動定從罷。」告別高公那裏肯放忙，教整酒有相。

款款到更餘高公留宿尤辰道小舟帶有鋪陳明日
要早行卽今奉別等舍親登門却又相投高公取舟
金一封相送尤辰作謝下船次早頭風復起飽帆不
勾大半日就到了吳江顏俊正呆呆的站在門前望
信一見尤辰回家便迎住問道有勞老兄往還事體
如何尤辰把問答之言細述一遍他必要面會大官
人如何處置顏俊嘿然無言尤辰便道暫別再會自
回家去了顏俊到裏面喚過小乙來問其端細只恐
尤辰所言不實小乙說來果是一般顏俊沉吟了半
晌心生一計再走到尤辰家與他商議不知說的是

甚麼計策正是

爲思佳偶情如火

索盡枯腸夜不眠

自古姻緣皆分定

紅絲豈是有心牽

顏俊對尤辰道適纔老兄所言我有一計在此也不打緊尤辰道有何好計顏俊道表弟錢萬選向在舍下同窓讀書他的才氣比我勝幾分兒明日我央及他同你去走一遭把他只說是我哄過一時待行過了聘不怕他賴我的婚事尤辰道若看了錢官人萬無不成之理只怕錢官人不肯顏俊道他與我至親又相處得極好只央他點一過名兒有甚麼虧他處好

他決然無辭，說罷作別回家。其夜就到書房中陪錢萬選夜飯酒肴，比常分外整齊。錢萬選愕然道：「日日相擾，今日何勞盛設？」顏俊道：「且喫三盃，並有小事相煩。」賢弟則个，只是莫要推故。錢萬選道：「小弟但可效勞之處，無不從命，只不知甚麼樣事。」顏俊道：「不瞞賢弟說，對門開菓子店的尤少梅，與我作伐說的女家，是洞庭西山高家，一時間誇了大口，說我十分才貌，不想說得忒高興了。那高宅定要先請我去，而會一會。然後行聘。昨日商議若我自去，恐怕不應了前言。一來少梅沒趣，二來這親事就難成了。故此要勞賢弟。」

認了我的名色，同少梅一行，瞞過那高老玉成，這頭
親事感恩不淺。愚兄自當重報，錢萬選想了一想，道：
別事猶可，這事只怕行不得。一時便哄過了，後來知
道你我都不好看相，顏俊道：「原只要哄過這一時，若
行聘過了，就曉得也。何怕他？他又認得你是什麼
人，就恠也只恠得媒人與你什麼相干？況且他家在
洞庭西山，百里之隔，一時也未必知道。你但放心，前
去，到不要畏縮。錢萬選聽了，沉吟不語，欲待從他，不
是君子所爲，欲待不從，必然取恠。這錦就處不成了。
事在兩難。顏俊見他沉吟不決，便道：「賢弟，常言道：天

擱下來自有長的撐任凡事有愚兄在前賢弟休得
過慮錢萬選道然雖如此只是愚弟衣衫襤褸不稱
仁兄之相顏俊道此事愚兄早已辦下了是夜無話
次日顏俊早起便到書房中喚家童取出一皮箱衣
服都是綾羅細絹時新花樣的翠顏色時常川龍泥
慶真餅燻得撲鼻之香交付錢青行時更換下面淨
襪絲鞋只有頭巾不對即時與他折了一頂新的又
封着二兩銀子送與錢青道薄意權充紙筆之用後
來還有相酬這一套衣服就送與賢弟穿了日後只
求賢弟休向人說洩漏其事今日約定了尤少梅明

日早行錢青道一依尊命這衣服小弟暫時借穿回
時候依舊納還這銀子一發不敢領了顏俊道古人車
馬輕裘與朋友共就沒有此事相勞那幾件粗衣奉
與賢弟穿了不爲大事這些須薄息不過表情辭時
反教愚兄慚愧錢青道既承仁兄盛情衣服便勉強
領下那銀子斷然不敢顏俊道若是賢弟固辭便是
推托了錢青方纔受了顏俊是日約會尤少梅尤辰
本不肯擔這干紀只爲不敢得罪于顏俊勉強應承
顏俊預先箇下船隻及船中供應食物和鋪陳之類
又揸兩個安童伏侍連前番跟去的小乙共是三人

細衫也包掩其華整。隔夜俱已停當。又分付小乙和安童到彼。只當自家。大官人稱呼。不許露出個錢字。過了一夜。侵早就起來催促錢青。梳洗穿着錢青貼裏貼外都換了時新華麗衣服。行動香風拂拂。比前更覺標致。

分明荀令畱香去

疑是潘郎擲果回

顏俊請尤辰到家。同錢青喫了早飯。小乙和安童跟隨下船。又遇了颶風。片帆直吹到洞庭西山。天色已晚。舟中過宿。次日早飯過後。約莫高贊起身。錢青全東寫顏俊名字拜帖。謙遜些加个晚字。小乙抹帖到

高家門首投下。說尤大舍引顏宅小官人特來拜見。
高家僕人認得小乙的慌忙通報高贊傳言快請假。
顏俊在前尤辰在後步入中堂。高贊一眼看見那個。
小後生人物軒昂。衣冠濟楚。心丁巳自三分歡喜。叙。
禮已畢。高贊看榜上坐錢青自謙幼輩再三不肯只。
得東西昭穆坐下。高贊肚裏暗暗歡喜。果然是個謙。
謙君子。坐定先是尤辰開口稱謝前日相投。高翁答。
言多慢接口就問道。此位就是令親顏大官人前日。
不曾問得貴表錢青道。年幼無表。尤辰代言。舍親表。
字伯雅。伯仲之伯雅俗之雅。高贊道。尊名尊字俱稱。

其實錢青道不敢高贊又問起家世錢青一一對答
出詞吐氣十分溫雅高贊想道外才已是美了不知
他學問如何且請先生和兒子出來相見縣他一盤
便見有學無學獻茶二道分付家人書館中請先生
和小舍出來見客去不多時只見五十多歲一個儒
者引者一個垂髫學生出來衆人一齊起身作揖高
贊一一通名這位是小兒的業師姓陳見在府庠這
就是小兒高標錢青看那學生生得眉清目秀十分
俊雅心中想道此子如此其姊可知顏兒好造化哩
又獻了一道茶高贊便對先生道此位尊客是吳江

顏伯雅年少高才，那陳先生已會了主人之意，便道：吳江是人才之地，見高識廣，定然不同。請問貴邑有三高祠，還是那三個？錢青答言：范蠡、張翰、陸龜蒙。又問此三人何以見得他高處？錢青一一分疏出來。兩個遂互相盤問了一回。錢青見那先生學問平常，故意譁天說地，講古論今，驚得先生一字俱無。連稱道：奇才！奇才！把一个高贊就喜得手舞足蹈，忙喚家人悄悄分付備飯，要整齊些。家人問言：即時拽開桌子，掛下五色菓品，高贊取杯觴安席。錢青答敬，謙讓了一回，照前照舊坐下。三湯十菜，添茶小喫，頃刻間罷。

滿了桌子，真个咄嗟而辦。你道爲何如此？便當原來高贊的媽媽金氏最愛其女，聞得媒人引顏小官人到來，也伏在遮堂背後，張着看見一表人才，語言響亮，自家先中意。料高老必然同心，故此預先準備筵席，一等分付流水的，就搬出來。賓主共是五位，酒肉飯飯後，酒直喫到紅日銜山，錢青和尤辰起身告辭。高贊心中甚不忍，別意欲攀留幾日。錢青那裏肯住？高贊留了幾次，只得放他起身。錢青先別了陳先生，口稱承教，次與高公作謝道：「明日早行，不得再來告別。」高贊道：「倉卒怠慢，勿得見罪。」小學生也作揖過了。

金氏已簞下幾色啜程相送無非是酒米魚肉之類
又有一封柬金高贊扯尤辰到背處說道顏小官人
才貌更無他託若得少梅居間成就萬分之幸尤辰
道小子領命高贊直送上船方纔分別當夜夫妻兩
口說了顏小官人一夜正是

不須至梓千金聘

已許紅繩兩足纏

再說錢青和尤辰次日開船風水不順直到更深方
纔抵家顏俊兀自秉燭夜坐專聽好音二人叩門而
入備述昨朝之事顏俊見親事已成不勝之喜忙忙
的就本月中擇个吉日行聘果然把那二十兩借墊

送還了尤辰以爲謝禮就揀了十二月初三日成親
高贊得意了女婿況且粧奩久已完備並不推阻日
往月來不覺十一月下旬吉期將近原來江南地方
娶親不行古時親迎之禮都是女親家和阿舅自送
上門女親家謂之送娘阿舅謂之抱娘高贊爲選中
了乘龍佳婿到處誇揚今日定要女婿上門親迎准
到夫家過堂過請遠近親隣喫喜酒先遣人對尤辰
說知尤辰喫了一驚忙來對顏俊說了顏俊道這番
親迎少不得我自去走遭尤辰跌足道前日女婿上
門他舉家都着个勾行樂圖也畫得出在那裏今

又換了一個面貌。教做媒的如何措辭好事。定然中
變連累小子必然受辱。願後聽說反抱怨起。媒人來
道當初我原說過。本該是我姻緣。自然成就。若第
次上門時自家去了。那見得今日進退兩難。都是你
捉弄我。故意說得高老。今古怪不要我去。教錢安
表弟替了。誰知高老甚是好情。一說就成。並不作難。
這是我命中注定。該做他家的女婿。豈因見了錢表
弟方纔肯成。況且他家已受了聘禮。他的女兒就是
我的人。了。敢道个不字麼。你看我今番自去。他怎生
發付我。難道賴我的親事不成。尤展掙着頭道。成不

得人也是在這家你恨到那裏去若不肯把人送上轎你也沒奈何他顏俊道多帶些人從去肯便肯不肯時打進去搶將回來便告到官司有生辰吉帖爲證只是賴婚的不是我並沒差處尤辰道大官人休說滿話常言道惡龍不闢地頭蛇你的從人雖多怎比得坐地的有增無減萬一弄出事來纏到官司那老兒訴說求親的是一个娶親的又是一個官府竟不依與媒人詰問刑罰之下小子只得實說連錢大官人前程干係不是要處顏俊想了一想道旣如此索性不去了勞你明日去回他一聲只說前日已曾

會過了敵縣沒有親迎的常規，還是從俗送親罷。尤
辰道：「一發成不得，高老頭看上了佳婿，到底誇其才
貌，那些親隣等，等親迎之時，都要來，願認這是斷然
要去的。」顏俊道：「如此，怎麼好？」尤辰道：「依小子愚見，更
無別策，只得再央令表弟錢大官人走遭索性哄他
到底，哄得新人進門，你就靠家大了，不怕他又奔了
去。」結姻之後，果然有話，也不怕他了。顏俊頓了一頓，
口道：「話到有理，只是我的親事，到作成別人去。」風光
央及他時，還有許多作難哩。尤辰道：「事到其間，不得
不如此了。」風光只在一時，怎及得大官人終身受用。

顏俊又喜又惱當下別了尤辰回到書房對錢青說
道賢弟又要相煩一事錢青道不知兄又有何事煩
俊道出月初三是愚兄畢姻之期初二日就要去親
迎原要勞賢弟一行方纔妥當錢青道前日代勞不
過泛然之事今耑親迎是个大禮豈是小弟代得的
這個斷然不可顏俊道賢弟所言雖當但四月初春會
面他家已認得了如今忽換我去必然疑心此事恐
有變卦不但親事不成只恐還要成訟那時連賢弟
也有干係却不是爲小妨大把一天好事自家弄壞
了若得賢弟親迎回來成就之後不怕他開言閉語

這是个權宜之術。賢弟須知塔尖上功德休得圓。薛錢青見他說得情辭懇切，只索依允。顏俊又嘆遇吹手及一應接親人從都分付了。談話不許漏洩風聲，取得親回都有重賞。衆人誰敢不依。到了初二日侵晨，尤辰便回。願家相幫安排親迎禮物，及上門各項賞賜，都封得停停當當。其錢青所用及備巾圍領絲絛、皂靴並皆齊備。又分派各船食用。大船二隻，一隻坐新人一隻媒人共新郎同坐。中船四隻，散載衆人。小船四隻，一者護送，二者以備雜差。十餘隻船，薛錢青掌號，一齊開出湖去。一路流星砲仗，好不興頭。正是：

應到西山已是下午約莫離高家半里停泊。尤辰先到高家報信。一面安排親迎禮物。及新人乘坐百花繡轎。燈籠火把。共有數百錢。青打扮整齊。另有青繡暖轎四抬。四緯笙簫鼓樂。徑望高家而來。那山中遠近人家。都曉得高家新女婿才貌雙全。親來觀看。候着。並足如看神會故事的。一般熱鬧。錢青端坐轎中。美如冠玉。無不喝采。有婦女曾見過代芳的。便道這般一對夫妻。真个郎才女貌。高家揀了許多女婿。今日果然被他揀着了。不題。眾人且說高贊家中人排

筵席親朋滿坐未及天晚堂中點得盡燭通紅只聽得樂聲聒耳門上人報道嬌客轎子到門了僧相披紅插花忙到轎前作揖念了詩賦請出轎來衆人謙恭揖讓延至中堂奠鴈行禮已畢然後諸親一一相見衆人見新郎標致一个个暗暗稱羨獻茶後吃了茶菓點心然後定席安位此日新女婿與尋常不同面南專席諸親友環坐相陪大吹大擂的飲酒隨從人等外廂另有款待且說錢青坐于席上只聽得衆人不住聲的贊他才貌賀高老選婿得人錢青肚裏暗笑道他們好似見鬼一般我好像做夢一般做夢

的餉了也。只扯淡。那些見神見鬼的。不知如何結末。
哩。我今日且落得受用。又想道。我今日做替身擔了
虛名。不知實受。還在幾時。料想不能如此富貴。博了
這一念。反覺得沒興起來。酒也懶吃了。高貨父子輪
流敬酒。甚是殷勤。錢青怕擔慢。表兄的正事。急欲
抽身。高貨固留。又坐了一回。用了湯飯。僕從的酒都
喫完了。約莫四鼓。小乙走在錢青席邊。催促起身。錢
青教小乙把賞封給散。起身作別。高貨量度。已是五
鼓時分。陪嫁妝奩俱已點檢下船。只待收拾新人上
轎。只見船上人都走來說。外邊風大。難以行船。且消

停一時等風頭緩了，好走。原來半夜裏便發了大風，那風刮得好利害，只見

山間拔木揚塵

湖內驚波起浪

只爲堂中鼓樂喧闐，全不覺得高贊叫樂人住了吹打。聽時一片風聲，吹得帷櫺衆皆愕然，急得尤辰只把腳跳高，贊心中大是不樂，只得重請入席。一向差人在外專看風色，看看天晚，那風越狂起來，刮得彤雲密布，雪花飛舞。衆人都起身，看着天做一塊兒商議。一個道：「這風還不像就住的。」一個道：「半夜起的風，原要半夜裏住。」又一個道：「這等雪天，就是沒風也怕。」

行不得又一個道只怕這雪還要大哩又一個道風太急了住了風只怕湖膠又一個道這太湖不惹他膠膠還怕的是風雪衆人是恁般閒講高老和尤辰好生氣悶又捱一會喫了早飯風愈狂雪愈大料想今日過湖不成錯過了吉日良時殘冬臘月未必有好日子況且笙簫鼓樂乘興而來怎好教他空去事在于難萬難之際坐間有個老者喚做周全是高登老隣平日最善處分鄉里之事見高登沉吟無計便道依老漢愚見這事一些不難高登道足下計將安在周全道既是選定日期豈可錯過今婿既已到宅

何不就此結親，趁這筵席，做了花燭，等風息從容，回
去，豈非全美？衆人齊聲道：「最好。」高贊正有此念，却喜
得周老說話投機，當下便分付家人，準備洞房花燭
之事。却說錢青，雖然身子在此，本是个局外之人，起
初風大，風小也，還不在他心上。忽見周全發此議論，
暗暗心驚，還道：「高老未必聽他，不想高老欣然應允。」
老大着忙，暗暗叫苦。欲央尤少梅代言，誰想尤少梅平
昔好酒，一來天氣寒冷，二來心緒不佳，斟着大杯，只
顧喫，喫得爛醉如泥，在一壁廂空椅子上打盹去了。
錢青只得自家開口道：「此百年大事，不可草草，不妨

另擇个日子再來奉迎。高贊那裏肯便道翁婿一
家何分彼此。况賢婦人己不在堂，可以自專說罷。
高贊入內去了。錢青又對各位親鄰再三央及，不願
在此結親。衆人都具奉承高老的那一个不極口贊
成。錢青此時無可奈何，只推出恭到外面時，却叫顏
小乙與他商議。小乙心上也道不該，只教錢秀才推
辭。此外別無良策。錢青道：我已辭之再四，其奈高老
不從。若執意推辭，反起其疑。我只安委曲周全你家
子一樁大事，並無敗心。若有苟且天地不容，主僕二
人正在講話，衆人都攢攏來道：此是美事，令岳意已

決矣。大官人不須疑慮。錢青嘿然無語。眾人揖錢青請進。午飯已畢。重排喜筵。賓相披紅鳴禮。兩位新人打扮登堂。照依常規行禮。結了花燭。正是

百年姻眷今宵就

一對夫妻此夜新

得意事成失意事

有心人遇沒心人

其夜酒闌人散。高贊老夫婦親送新郎進房。伴娘替新娘卸了頭面。幾遍催新郎安置。錢青只不答應。正不知什麼意故。只得伏侍新娘先睡。自己出房去了。丫鬟將房門掩上。又催促官人上床。錢青心上如小鹿亂撞。勉強答應。一句道：你們先睡。丫鬟們亂了一

夜各自倒東歪西去打瞌睡錢青本待乘個連旦一時不曾討得幾枝臘燭到燭盡時又不奸聲喚恐着一肚子悶氣和衣在床外側身而卧也不知女孩兒頭東頭西次早清清天亮便起身出外到舅子書館中去梳洗高贊夫婦只道他少年害羞亦不爲惟是日雪雖住了風尚不息高贊且做歲賀筵席錢青喫得醺酺大醉坐到更深進房女孩兒又先睡了錢青打熬不過依舊和衣而睡連小娘子的被窩兒也不敢觸着又過一晚早起時見風勢稍緩便要起身高贊定要留過三朝方纔肯放錢青拘不過只得又喫

了一日酒坐間背地裏和尤辰說起夜間和衣而卧之事尤辰口雖答應心下未必准信事已如此只索由他却說女孩兒秋芳自結親之夜偷眼看那新郎生得果然齊整心中暗暗歡喜一連兩夜都則衣不解帶不解其故莫非惟我先睡了不曾等得他此是第三夜了女孩兒預先分付了鬟只等官人進房先請他安息丫鬟奉命只等新郎進來便替他解衣抖擻錢青見不是頭除了頭巾急急的跳上床去貼著床裏自睡仍不脫衣女孩兒滿懷不樂只得也和衣睡了又不好告訴爹娘到第四日天氣晴和高發

預先備下送親船隻自己 and 老寡親送女孩兒過湖
娘女共是一船高贊與錢青尤辰又是一船船頭俱
掛了雜絲鼓樂振天好生鬧熱只有小乙受了家上
之托心中甚不快意駕个小小快船赶路先行話分
兩頭且說顏俊自從打發衆人迎親去後懸懸而望
到初二日半夜聽得刮起大風大雪心上好不着忙
也只道風雪中船行得遲只怕挫了時辰那想道過
不得湖一應花燭筵席準備十全等了一夜不見動
靜心下好悶想道這等大風到是不曾下船還好若
在湖中行動老大擔憂哩又想道若是不曾下船我

岳丈知道錯過吉期，豈肯胡亂把女兒送來？定然要另選个日子。又不知幾時吉利，可不同殺了人？又想道：若是尤少梅能事時，在岳丈前攛掇權且迎來，那時我那管時日利與不利？且落得早些受用。如此胡思亂想，坐不安席。不住的在門前張望，到第四日風息，料道決有佳音。等到午後，只見小乙先回報道：新娘已取來了，不過十里之遙。顏俊問道：吉期推過他家如何肯放新人下船？小乙道：高家只怕推過好日，定要結親。錢大官已替東人權做新郎。三日了，顏俊道：既結了親，這三夜錢大官人難道竟在新人房裏？

睡的小乙道睡是同睡的却不曾動彈那錢大官人是看得熟鴨蛋伴得小娘眠的顏俊罵道放屁那有此理我托你何事你如何不叫他推辭却做下這等勾當小乙道家人也說過來錢大官人道我只要周金你家之事若有半點欺心天神鑒察顏俊此時

怒從心上起

惡向膽邊生

把掌將小乙打在一邊氣忿忿地奔出門外專等錢青來廝鬪恰好船已攞岸錢青終有細膩預先囑付七辰伴住高老自己先跳上岸只爲自反無愧理直氣壯昂昂的步到顏家門首望見顏俊笑嘻嘻的

正要上前作揖告訴裏情，誰知顏俊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此際便是仇人相見，分外眼睜，不等開言，便撲的一頭撞去，咬定牙根，狠狠的罵道：「天殺的徐好快活，說聲未畢，查開五指，將錢青和巾和髮扯做一把，亂踢亂打，口裡不絕聲的道：「天殺的好欺心，別人費了錢財，把與你見成受用，錢青口中也自分辯，顏俊打罵忙了，那裏聽他半個字兒。家人也不敢上前相勸，錢青喫打慌了，但叫救命。船上人聽得鬧炒，都上岸來看，只見一個醜漢將新郎痛打，正不知甚麼意故，都走攏來解勸。那裏勸得他開，高資盤問他。

家人那家人料瞞不過只得實說了高贊不聞猶可
一聞之時心頭火起大罵尤辰無理做這等欺三瞞
四的媒人謊騙人家女兒也扭着尤辰亂打起來高
家送親的人也自心懷不平一齊動手要打那醜漢
顏家的家人回護家主就與高家從人對打先前顏
俊和錢青是一對廝打以後高贊和尤辰是兩對廝
打結末兩家家人組做一團廝打看的人重重疊疊
越發多了街道擁塞難行却似

九里山前擺陣勢

昆陽城下賭輸贏

事有奏巧其時本縣大尹恰好送了上司回轎至于

此門見街上震天喧嚷却是厮打的停了轎子喝教
拿下衆人見知縣相公拿人都則散了只有顏俊元
自扭住錢青高贊兀自扭住尤家紛紛告訴一時不
得其詳大尹都教帶到公庭逐一細審不許撓口見
高贊年長先叫他上堂詰問高贊道小人是洞庭山
百姓叫做高贊爲女婿婿相中了女婿才貌將女許
配初三日女婿上門親迎因被風雪所阻小人留女
婿在家完了親事今日送女到此不期遇了這個醜
漢將小人的女婿毒打小人問其緣故却是那醜漢
買囑媒人要哄騙小人的女兒爲婿却將那姓錢的

後生冒名到小人家裏老爺只問媒人便知軒輊大尹道媒人叫甚名字可在這裏麼高贊道叫做尤辰見在臺下大尹喝退高贊喚尤辰上來罵道弄假成真以非爲是都是你弄出這個伎倆你可實實供出免受重刑尤辰初時還只含糊抵賴大尹發怒喝教取夾棍伺候尤辰雖然市井從未熬刑只得實說起初顏俊如何央小人去說親高贊如何作難要選才親後來如何央錢秀才冒名去拜望直到結親始末細細述了一遍大尹點頭道這是實情了顏俊這些費了許多事却被別人奪了頭簪也怪不得發惱只

是起先設心哄騙的不是，便教頭役審其口詞，頗後已聽得尤展說了實話。又見知縣相公詞氣溫和，只得也叙了一遭兩口相同。大尹結本喚錢青上來，一見錢青青年美貌，且被打傷，便有幾分愛他，憐他之意，問道：「你是個秀才，讀孔子之書，達周公之禮，如何替人去拜望迎親，同此哄騙？有乖行止。」錢青道：「此事原非生員所願，只爲廝俊是生員表兄，生員家貧，又第穀于他家，被表兄再四央求，不過勉強應承。只道一時權宜，玉成其事。大尹道：「住了，你既爲親情而往，就不該與那女兒結親了。」錢青道：「生員原只代他親。」

逆只爲一連三日大風太湖之隔不能行舟故此高
贊怕誤了婚期要生員就彼花燭大尹道你自扛替
身就該推辭了顏俊從旁磕頭道青天老爺只看他
應承花燭便是欺心大尹喝道不要多嘴左右扯他
下去再問錢青你那時應承做親難道沒有个私心
錢青道只問高贊便知生員再三推辭高贊不允生
員若再辭時恐彼生疑悞了表兄的大事故此權成
大禮雖則三夜同床生員和衣而睡並不相犯大尹
呵呵大笑道自古以來只有一个柳下惠坐懷不亂
那曾男子就自知不及風雪之中就不肯放婦人進

門了。你少年子弟血氣未定，豈有三夜同床，並不相犯之理？這話哄得那一個錢青道：生員今日自陳心迹，父母老爺未必相信，只教高贊去問自己的女兒，便知真假。大尹想道：那女兒若有私情，如何肯說實話？當下想出一個主意來，便教左右喚到老實穩婆一名到舟中，試驗高氏是否處女。速來回話，不一時，穩婆來覆知縣相公：那高氏果是處子，未曾破身，頗俊在塔下聽說高氏還是處子，便叫喊道：既是小的妻子，不曾破壞，小的情願成就。大尹又道：不許多嘴，再叫高贊道：你心下願將女兒配那一個？高贊道：小人

初時原看中了錢秀才後來女兒又與他做過花燭
雖然錢秀才不欺暗室與小女即無夫婦之情已定
了夫婦之義若教女兒另嫁顏俊不惟小人不願就
是女兒也不願大尹道此言正合吾意錢青心下到
不肯便道生員此行實是爲公不爲私若將此女歸
了生員把生員三夜衣不解帶之意全然沒了寧可
令此女別嫁生員決不敢冒此嫌疑惹人談論大尹
道此女若歸他人你過湖這兩番替人驅驅便是行
止有虧干碍前程了今日與你成就親事乃是遮掩
你的過失況你的心遠已自洞然女家兩相情願有

何遜疑休得通議表自有明斷遂舉筆判云

高贊相女配夫乃其常理頗俊借人歸已實出奇聞東床已招佳選何知以羊易牛西隣縱有貴官終難指鹿爲馬兩番涉河不讓傳書柳毅三宵臨被何慚秉燭雲長風伯爲媒天公作合佳男配佳婦兩得其宜求妻到底無妻自作之孽高氏歸歸錢青不須另作花燭顏俊既不合設騙局于前又不合耆老拳於後事已不諧姑免罪責所費聘儀合助錢青以贖一擊之罪尤辰往來嬌誘實啓弊端重懲示儆

判說喝教左右將尤辰重責三十板免其面供竟行
逐出。蓋不欲使錢青冒名一事彰聞於人也。高貴和
錢青拜謝一千人出了縣門。顏俊清向差縣收怒而
不敢言。抱頭鼠竄而去。有好幾月不敢出門。尤辰自
回家將息棒瘡。不題。却說高貴邀錢青到舟中。反殷
勤致謝。道若非賢婿才行俱全。上官起敬。小女幾乎
錯配匪人。今日到要屈賢婿同小女到舍下。少住幾
時。不知賢婿宅上還有何人。錢青道小婿父母俱亡。
別無親人在家。高貴道既如此。一發該在舍下住了。
老夫供給讀書。賢婿意下如何。錢青道若得岳父扶

持足感盛德是夜開船解了吳江隨路宿歇次日早
到西山一山之人聞知此事皆當新聞傳說又知錢
青存心忠厚無不欽仰後來錢青一舉成名夫妻偕
老有詩爲証

醜臉如何騙美妻

作成表弟得便宜

可憐一片吳江月

冷照鴛鴦湖上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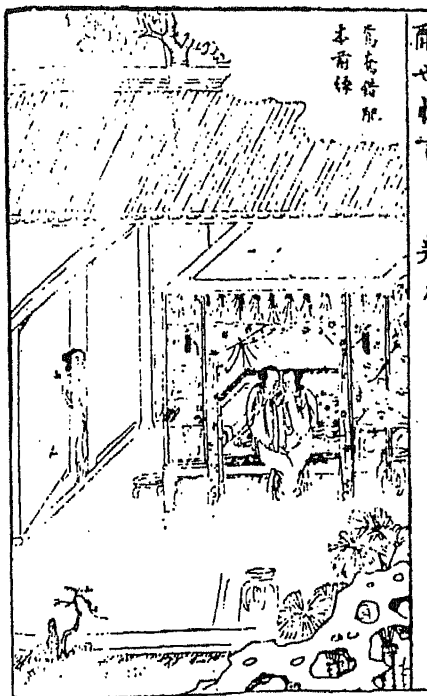
體態輕盈漢字
東風同振



醒世恒言

卷八

高僧借卵
本前律



第八卷

喬太守亂點鴛鴦譜

自古姻緣天定不繇人力謀求有緣千里也相
投對面無緣不偶仙境桃花出水宮中紅葉
傳溝三生薄上注風流何川木人開口

這首西江月詞大抵說人的婚姻乃前生注定非人
力可以勉強今日聽在下說一樁意外姻緣的故事
喚做喬太守亂點鴛鴦譜這故事出在那个朝代何
處地方那故事出在大宋景祐年間杭州府有一人
姓劉名秉義是個醫家出身媽媽張氏生得一對兒

女兒子喚做劉璞年當弱冠一表非俗已聘下孫寡婦的女兒珠娘爲妻那劉璞自幼攻書事業已就到十六歲上劉秉義欲令他棄了書本習學醫業劉璞立志大就不肯改業不在話下女兒小名慧娘年方一十五歲已受了鄰近開生藥舖裴九老家之聘那慧娘生得姿容艷麗意態妖嬈非常標致怎見得但見

蛾眉帶秀鳳眼含情
靨如弱柳迎風面似嬌花拂水
體態輕盈漢家飛燕同稱性格風流吳國西施並美
蔡宮仙子謫人間月殿姮娥臨下界

不題慧娘貌美，且說劉公見兒子長大，同媒婦商議要與他完姻，方待教媒人到孫家去說，恰好裴九老也教媒人來說要娶慧娘。劉公對媒人道：「多多上覆裴親家，小女年紀尚幼，一些粧奩未備，須再過幾時待小兒完姻過了，方及小女之事。」目下斷然不能從命。媒人得了言語，回覆裴家，那裴九老因是老年得子，愛惜如珍寶一般，恨不能風吹得大，早些兒與他畢了姻事，生男育女。今日見劉公推托，好生不喜。又央媒人到劉家說道：「令愛今年一十五歲，也不算儼小了。到我家來時，譬如女兒一般看待，決不難為。」就

是粧奩厚薄但憑親家並不討論萬望親家體念則
个劉公立意先要與兒子完親然後嫁女媒人往返
了幾次終是不允裴九老無奈只得忍耐當時若是
劉公允了却不省好些事體止因執意不從到後生
出一段新聞傳說至今正是

只因一着錯

滿盤俱是空

却說劉公同脫了裴家央媒人張六嫂到孫家上說
兒子的姻事元來孫寡婦母家姓胡嫁的丈夫遠征
原是舊家子弟自十六歲做親十七歲就生下一個
女兒喚名珠娘纔隔一歲又生个兒子取名孫潤小

字玉郎兩個兒女方在襁褓中孫恒范亡過了虧孫寡婦有些節氣同着養娘守這兩個兒女不肯改嫁因此人都喚他是孫寡婦光陰迅速兩個兒女漸漸長成珠姨便許了劉家玉郎從小聘定善丹與徐雅的女兒大哥爲婦那珠姨玉郎都生得一對美兒就如良玉碾成白粉團就一般加添資性聰明又善讀書女工針指還有一件不但才貌雙美且又孝悌兼全閒話休題且說張六棧到孫家傳達劉公之意要擇吉娶小娘子過門孫寡婦母子相依滿意欲要再停幾時因想男婚女嫁乃是大事只得應承對張六

嫂道上覆親翁親母我家是孤兒寡媳沒甚大粧奩
嫁送不過隨常粗布衣裳凡事不要見責張六嫂便
了劉公劉公備了八盒羹果禮物并吉期送到孫家
孫寡婦受了吉期忙忙的製辦出嫁東西看看日子
已近母女不忍相離終日啼啼哭哭誰想劉璞因冒
風之後出汗虛下變為寒症人事不省十分危篤喫
的藥就如潑在石上一毫沒用求神問卜俱說無效
嚇得劉公夫妻鬼鬼都喪守在牀邊吞聲對泣劉公
與媽媽商量道孩兒病勢恁樣沉重料必做親不得
不如且回了孫家等待病痊再擇日說劉媽媽道老

女流見弟
每每如此

好話

官兒你許多年紀了，這樣事難道還不曉得？大凡病人勢凶，得喜事一沖就好了。未曾說起的，還要去阻求。如今現成事體，怎麼反要回他？劉公道：我看孩兒病體凶多吉少，若要來家，沖得好時，此是萬千之喜，不必講了。倘或不好，可不害了人家子女？有个晚姪的名頭，劉媽媽道：老官，你但顧了別人，却不顧自己。你找費了許多心機，定得一房媳婦，誰知孩兒命薄，臨做親却又患病起來。今若回了孫家，孩兒無事，不消說起。萬一有些山高水低，有甚把臂，那原聘還了一半也，算是他們忠厚了，却不是人財兩失？劉公道：

依你便怎樣劉媽媽道依着我分付了張六嫂不要
題起孩兒有病竟要來家就如養媳婦一般若孩兒
病好另擇吉結親倘然不起媳婦轉嫁時我家原聘
并各項使費少不得班足了放他出門却不是個萬
全之策劉公耳朶原是棉花做的就依着老婆忙去
叮囑張六嫂不要洩漏自古道若要不知除非莫爲
劉公便瞞着孫家那知他緊隔壁的鄰家姓李名榮
曾在人家管過解庫人都叫他做李都管爲人極是
刁鑽專一要打聽人家的細事喜談樂道因做主管
時得了些不義之財手中有錢所居與劉家基址相

連意欲強買劉公房子。劉公不肯。爲此兩下面和意不和。已不能劉家有些事故。幸災樂禍。曉得劉瑛有病危急。滿心歡喜。連忙去報知孫家。孫寡婦聽見女婿病凶。恐防誤了女兒。即使養娘去叫張六嫂來問張六嫂欲待不說。恐怕劉瑛有變。孫寡婦後來埋怨欲要說了。又怕劉家見怪。事在兩難。欲言又止。孫寡婦見他半吞半吐。越發盤問得急了。張六嫂隱瞞不過。乃說偶然傷風。原不是十分大病。將息到做親時料必也好了。孫寡婦道。聞得他病勢十分沉重。你怎說得這般輕易。這事不是富要的。我受了千辛萬苦。

守得這兩個兒女成人如珍寶一般你若含糊賺了我女兒時少不得和你性命相博那時不要見怪又道你去對劉家說若果然病重何不待好了另擇日子總是兒女年紀尚小何必恁樣忙迫問明白了快來回報一聲張六嫂領了言語方欲出門孫寡婦又叫轉道我曉得你決無實話回我的我令養娘同你去走避便知端的張六嫂見說教養娘同去心中着忙道不消得好歹不悞大娘之事孫寡婦那里肯聽教了養娘些言語跟張六嫂同去張六嫂擺脫不得只得同到劉家恰好劉公走出門來張六嫂欺養娘

不認得便道小娘子少待等我問句話來急走上前
扯劉公到一邊將孫寡婦適來言語細說又道他因
放心不下特教養娘同來討个實信却怎的回答劉
公聽見養娘來看手足無惜埋怨道你怎不阻攔住
了却與他同來張六嫂道再三攔阻如何肯聽教我
也沒奈何如今且留他進去了你們再去從長計
較回他不要違累我後日受氣說還未畢養娘已走
過來張六嫂就道此間便是劉老爹養娘深深近个
萬福劉公還了禮道小娘子請裏面坐一齊進了大
門到客坐內劉公道六嫂你陪小娘子坐着待我教

老荆出來張六嫂道老爹自便劉公急急走到裏面
一五一十學于媽媽又說如今養娘在外怎地同他
倘要進來探看孩兒却又如何掩飾不如改了日子
罷媽媽道你真是个死貨他受了我家的聘便是我
家的人了怕他怎的不要着忙自有道理便教女兒
慧娘你去將新房中收拾整齊留孫家婦女喫點心
慧娘答應自去劉媽媽即走向外邊與養娘相見早
問道小娘子下顧不知親母有甚話說養娘道俺大
娘聞得大官人有恙放心不下特教男女來問候二
來上覆老爹大娘若大官人病體初痊恐未可做親

不如再停幾時等大官人身子健旺另揀日罷劉媽
媽道多承親母過念大官人雖是有些身子不快也
是偶然傷風原非大病若要另擇日子這斷不能勾
的我們小人家的買賣千難萬難方纔支持得停當
如錯過了却不又費一番手脚況且有病的人正要
得喜事來冲他病也易好常見人家要省事時還借
這病來見喜何況我家吉期送已多日親戚都下了
帖兒請喫喜筵如今忽地換了日子他們不道你家
不肯必認做我們討媳婦不起傳說開去却不被人
笑耻壞了我家名頭煩小娘子回去上覆親母不

擔憂我家干係大哩。養娘道：大娘話雖說得是，請問大官人睡在何處？待男女候問一聲好家去回報。大娘也教他放心。劉媽媽道：適來服了發汗的藥，正熱睡在那里。我與小娘子代言罷事，體態在剛纔所言了。更無別說。張六嫂道：我原說偶然傷風，不是大病。你們大娘不肯相信，又要你來。如今方見老身不是說謊的了。養娘道：既如此，告辭罷。便要起身。劉媽媽道：那有此理。說話忙了茶也還沒有喫，如何便去？即邀到裏邊，又道：我房裏脫脫脂膩，到在新房裏坐罷。引入房中，養娘舉目看時，擺設得十分齊整。劉媽媽

爲下文張
本

又道你看我家諸事齊備如何肯又改日子就是做了親大官人到還要留在我房中歇宿等身子全愈了然後同房哩養娘見他整備得停當信以爲實當下劉媽媽教丫鬟將出點心茶來擺上又教慧娘也來相陪養娘心中想道我家珠娘是極標致的了不想這女娘也恁般出色喫了茶作別出門臨行劉媽媽又再三囑付張六嫂是必來覆我一聲養娘同着張六嫂回到家中將上項事說與主母孫寡媳聽了心中到沒了主意想道欲待允了恐怕女壻真个病重變出些不好來害了女兒將欲不允又恐女壻果

是小病已愈，悞了吉期，疑惑不定。乃對張六嫂道：「六嫂待我的量定了，明早來取回信罷。」張六嫂道：「正是。」大娘從容計較，計較老身明早來說罷。自去。凡說孫寡婦與兒子王郎商議這事，怎生計結上郎道：「想起來，還是病重，故不要養娘相見。如今必要回他，另擇日子。他家也，沒奈何，只得罷休。但是空費他這許多東西，見得我家沒有情義。倘後來病好，相見之間，難道沒趣？若依了他們時，又恐果然有變。那時進退兩難，懊悔却便遲了。依着孩兒，有个兩全之策在此。不知母親可聽？」孫寡婦道：「你且說是甚兩全之策？」王郎

道明早教張六嫂去說，日子便依着他家，催查一毫，不帶見喜過了，到第三朝就要接回，等待病好，連柱套送去，是怎樣縱有變故，也不受他們，罷絡這印，不是兩全其美，孫寡婦道：你真是個孩子家，見識他們，一時假意應承娶去，過了三朝不肯放，叫卻怎麼處？玉郎道：如此怎好？孫寡婦又想了一想道：除非明日教張六嫂依此去說，臨期教姐姐閃過一邊，把你假扮了送去，皮箱內原帶一副道袍鞋襪，預防到三朝客你回來，不消說起，倘若不容，且住在那里看個下落，倘有三長兩短，你取出道袍穿了，竟自走回，那個

扯得你住。王郎道：別事便可，這件却使不得。後來被人曉得，教孩兒怎生做人？孫寡婦見兒子推却，心中大怒，道：縱別人曉得，不過是耍笑之事，有甚大害？王郎平昔孝順，見母親發怒，連忙道：待孩兒去便了，只不會梳頭，却怎麼好？孫寡婦道：我教養娘，伏侍你去便了，計較已定。次早，張六嫂來討回音。孫寡婦與他說如此如此，恁般恁般。若依得，便娶過去；依不得，便另擇日罷。張六嫂覆了劉家，一一如命。你道他爲何就肯了？只因劉璞病勢愈重，恐防不妥，單要哄媳婦到了家裏，便是買賣了，故此將錯就錯，更不爭長。說

短那知孫寡婦已先叅透機關將个假貨送來劉媽
媽反做了

周郎妙計高天下

賠了夫人又折兵

話休煩絮到了吉期孫寡婦把玉郎粧扮起來果然
與女兒無二連自己也認不出真假又教習些女人
淫戲諸色好了只有兩件難以遮掩恐怕露出事來
那兩件第一件是足與女子不同那女子的尖尖趨
趨鳳頭一對露在湘裙之下蓮步輕移如花枝招颭
一般玉郎是个男子漢一隻脚比女子的有三四隻
大雖然把掃地長裙遮了教他緩行細步終是有些

踐躑這也還在下邊無人來揭起裙兒觀看還隱藏得過第二件是耳上的環兒此乃女子平常時所戴愛輕巧的也少不得戴對丁香兒那極貧小戶人家沒有金的銀的就是銅錫的也要買對兒戴着今日玉郎扮做新人滿頭珠翠若耳上沒有環兒可成模樣麼他左耳還有個環眼乃是幼時恐防難養穿過的那右耳却沒眼兒怎生戴得孫家婦左思右想想出一個計策來你道是其計策他教養娘討个小小膏藥貼在右耳若問時只說環眼生着疳瘡戴不得環子露出左耳上眼兒掩飾打點停當將珠翠藏過

一間房裏專候迎親人來到了黃昏時候只聽得鼓樂喧天迎親轎子已到門首張六嫂先入來看見新人打扮得如天神一般好不歡喜眼前不見玉郎問道小官人怎地不見孫寡婦道今日忽然身子有些不便睡在那里起來不得那婆子不知就裏不來再問孫寡婦將酒飯犒賞了來人賓相念起詩賦請新人上轎玉郎兜上方巾向母親作別孫寡婦一路假哭送出門來上了轎子教養娘跟着隨身只有一隻皮箱更無一毫粧奩孫寡婦又叮囑張六嫂道與你說過三朝就要送回的不可失信張六嫂連聲答應

道這个自然不題孫家婦且說迎親的一路笙蕭聒耳燈燭輝煌到了劉家門首賓相進來說道新人將已出轎沒新郎迎接難道教他獨自拜堂不成劉公道他却不怎好不要拜罷劉媽媽道我自有道理教女兒陪拜便了即令慧娘出來相迎賓相念了關門詩賦請新人出了轎子養娘和張六嫂兩邊扶着慧娘相迎進了中堂先拜了天地次及公姑親戚雙雙却是兩個女人同拜隨從人沒一个不掩口而笑都相見過了然後姑嫂對拜劉媽媽道如今到房中去與孩兒中喜樂人吹打引新人進房來至臥床邊劉媽媽

揭起帳子，叫道：「我的兒，今日娶你媳婦來家，沖喜，你須掙扎精神則個。」連叫三四次，並不則聲。劉公將燈照時，只見頭兒歪在半邊，昏迷去了。原來劉璞病得身子虛弱，被鼓樂一震，故此昏迷。當丁老夫妻手忙脚亂，抬住人中，即教取過熱湯灌了幾口，出了一身冷汗。方纔甦醒。劉媽媽教劉公看着兒子，自己引新人到新房中去。揭起方巾，打一看時，美麗如畫，親戚無不喝采。只有劉媽媽心中反覺苦楚。他想媳婦恁般美貌，與兒子正是一對兒。若得幾雙奉侍老夫妻的暮年，也不枉一生辛苦。誰想他沒福臨做親，却淒

此大病十分中到有九分不妙。倘有一差兩誤，媳婦少不得歸于別姓，豈不目前空喜，不題劉媽媽心中之事。且說玉郎也舉目看時，許多親戚中只有姑娘生得風流標致，想道：「好个女子，我孫洞可惜已定了妻子，若早知此女恁般出色，一定要求他爲婚。」這里玉郎方在替羨，誰知慧娘心中也想道：「一向張六嫂說他標致，我還未信，不想話不虛傳，只可惜哥哥沒福受用。今夜教他孤眠獨宿，若我丈夫像得他這樣美貌，便稱我的生平了，只怕不能勾哩。」不題二人彼此歎羨。劉媽媽請衆親戚赴過花燭筵席，各自分頭。

女孫兄弟
心如何便
欲得美大
夫相見月

只是大便
其公

歇息。相樂人俱已打發去了。張六嫂沒有睡處也
自歸家。玉郎在房裏。娘與他卸了首飾。秉燭而坐。不
敢便寢。劉媽媽與劉公商議道。想姑初到。如何教他
獨宿。可教女兒去陪伴。劉公道。只怕不穩便。辭他自
睡罷。劉媽媽不聽。劉慧娘道。你今夜相伴。奴嫂在所
房中去睡。省得他怕冷。慧娘正愛着奴嫂。見說教
他相伴。恰中其意。劉媽媽引慧娘到新房中。道。娘子
只因你官人有些小恙。不能同房。特令小女來陪你
同睡。玉郎恐露出馬脚。回道。奴家自來最怕生人。到
不消罷。劉媽媽道。呀。你們姑嫂年紀相仿。即如姊妹

一般正好相處，怕怎的？你若嫌不穩，時各自蓋着蓆，被兒便不妨了。對慧娘道：「你去收拾了被窩過來。」慧娘答應而去。玉郎此時又驚又喜，喜的是心中正愛着姑娘，標致不想天與其便；劉媽媽令來陪臥，這事便有幾分了。驚的是恐他不允，一時叫喊起來，反壞了自己之事。又想道：此番挫過後，會難逢。看這姑娘年紀已在當時，情實料也開了，須用計緩緩撩撥，然了，不怕不上我釣心。下正想慧娘教丫鬟拿了被兒，同進房來，放在床上。劉媽媽起身，同丫鬟自去。慧娘將房門閉上，走到玉郎身邊，笑容可掬，乃道：「嫂嫂道：

慧娘見直
是說古可
以看了通
兒

慧娘見直
是說古可
以看了通
兒

來見你一些東西不喫莫不餓了玉郎道到還未餓
慧娘又道嫂嫂今後要甚東西可對奴家說知自去
拿來不要害羞不說玉郎見他意兒般勤心下暗喜
答道多謝姑娘美情慧娘見燈上結着一個大大花
兒笑道嫂嫂好個燈花兒正對着嫂嫂可知喜也玉
郎也笑道姑娘休得取笑還是姑娘的喜信慧娘道
嫂嫂話兄到會要人兩個閒話一回慧娘道嫂嫂夜
深了請睡罷玉郎道姑娘先請慧娘道嫂嫂是客奴
家是主怎敢僭先玉郎道這個房中還是姑娘是客
慧娘笑道恁樣占先了便解衣先睡養娘見兩下取

笑覺道玉郎不懷好意，低低說道：「官人，你須要問的此事，不是當要做的。」大娘知道了，連我也不好。玉郎道：「不消囑付，我自曉得。」我自去睡。養娘便去旁邊打個鋪兒睡下。玉郎起身，携着燈兒，走到牀邊，揭起帳子，照看只見慧娘捲着被兒，睡在裏牀。見玉郎將燈來，照笑噴噴的道：「嫂嫂睡罷了。」照怎的？玉郎也笑道：「我看姑娘睡在那一頭，方好來睡，把燈放在牀前一隻。」小卓兒止解衣入帳，對慧娘道：「姑娘，我與你一頭睡了。」好講話。要子，慧娘道：「如此最好。」玉郎鑽下被裏，卸了上身衣服，下體小衣却穿着，問道：「姑娘，今年青春。」

丁慧娘道：「一十五歲，又問姑娘許的是那一家？」慧娘怕羞，不肯回言。玉郎把頭捱到他枕上，附耳道：「我與你一般，是女兒家，何必害羞？」慧娘方纔答道：「是開牛藥舖的裴家。」又問道：「可見說佳期還在何日？」慧娘低低道：「近日曾教媒人再三來說，爹道：『奴年紀尚小，回他們再緩幾時哩。』」玉郎笑道：「回了他家，你心下可不氣惱麼？」慧娘伸手把玉郎的頭推下，枕來道：「你不是個好人，哄了我的話，便來耍人。我若氣惱時，你今夜心裏還不知怎地惱着哩。」玉郎依舊又推到枕上道：「你且說我有甚惱？」慧娘道：「今夜做親，沒有個對兒，怎

地不假玉郎道如今有姑娘在此便是個錦兒了。又有甚惱慧娘笑道怎樣說你是我的奴子了。玉郎道我年紀長是你丈夫還是我慧娘道我今夜替哥哥拜堂就是哥哥一般還該是我玉郎道大家不要爭只做个女夫妻罷兩個說風話要子愈加親熱玉郎料想沒事乃道既做了夫妻如何不合被兒睡口中便說兩手卽掄開他的被兒捱過身來伸手便去摸他身上膩滑如酥下體却也穿着小衣慧娘此時已被玉郎調動春心忘其所以任玉郎摩弄全然不拒玉郎摸至臀前時一對小乳豐隆突起溫軟如綿乳

頭却像雞頭肉一般甚是可愛。慧娘也把手來將玉郎渾身一摸道：嫂嫂好個軟滑身子。換他乳時，剛剛只有兩個小小乳頭。心中想道：嫂嫂長似我，怎麼乳兒到小玉郎摩弄了一回，便雙手樓抱過來，嘴對嘴，將舌尖度向慧娘口中。慧娘只認做姑嫂戲耍，也將雙手抱住，含了一回，也把舌兒吐到玉郎口裏。被玉郎含住，着實啗吮，咂得慧娘遍體酥麻。便道：嫂嫂如今不像女夫妻，竟是真夫妻一般了。玉郎見他情動，便道：有心願了，何不把小衣一發去了，親親熱熱睡一回也好。慧娘道：羞人答答，脫了不好。玉郎道：既是

取笑有甚麼羞便解開他的小衣褪下伸手去摸他
不便處惹娘雙手即來遮掩道嫂嫂休得囉噪玉郎
捧過面來親個嘴道河妙得你也摸我的便了慧娘
真个也去解了他的襪來摸時只見一條玉莖鐵硬
的挺着喫了一驚縮手不迭乃道你是何人却假姓
着嫂嫂來此玉郎道我便是你的丈夫了又問怎的
一頭即便騰身上去將手啓他雙股慧娘雙手推開
半邊道你若不說真話我便叫喊起來教你了不得
玉郎着了急速忙道娘子不消性急待我說便了我
是你嫂嫂的兄弟玉郎聞得你哥哥病勢沉重未知

怎地我母親不捨得姐姐出門又恐誤了你家吉期
故把我假粧嫁來等你哥哥病好然後送姐姐過門
不想天付良緣到與娘子成了夫婦此情只許你我
曉得不可洩漏說罷又翻上身來慧娘初時只道是
真女人尚然心愛如今却是个男子豈不歡喜況且
已破玉郎先引得神意飄蕩又驚又喜半推半就道
元來你們恁樣欺心玉郎那有心情回答雙手緊緊
抱住即便恣意風流

一个是青年孩子初嘗滋味一个是黃花女兒乍
得識頭一个說今宵花燭到成就了你我姻緣一

今說此夜衾裯便試發了夫妻恩愛。一個說前生有分，不須月老冰人；一個道異日休忘說盡山盟海誓，各懷自家脾胃。管甚麼姐姐哥哥，且鬧歇下歡娛，全不想有夫有婦，雙雙蝴蝶蝶花間舞。兩兩鴛鴦水上遊。

雲雨已畢，緊緊偎抱而睡。且說養娘恐怕玉郎弄出事來，臥在旁邊鋪上，眼也不合，聽着他們初時還說話笑耍，次後只聽得牀後搖受氣喘吁吁，已知二人成了那事，暗暗叫苦。到次早起來，養娘自向母親房中梳洗，養娘替玉郎梳粧，低低說道：官人你昨夜恁

公月可
使心不亂

殷說了却又口不應心做下那事倘被他們曉得却
怎處王郎道又不是我去尋他他自送上門來教我
怎生推却養娘道你須拿住主意便好王郎道你想
恁樣花一般的美人同牀而臥便是鐵石人也打熬
不住教我如何忍耐得過你若不洩漏時更有何人
曉得粧扮已畢來到媽媽房裏相見劉媽媽道兒環
子也忘戴了養娘道不是忘了因右耳上環眼生了
痲磨戴不得還貼着膏藥哩劉媽媽道兀來如此王
郎依舊來至房中坐下親戚女眷都來相見張六嫂
也到慈娘懷裏寵也到房中彼此相視而笑是日到

公請內外親戚喫慶喜筵席大吹大擂直飲到晚各自辭別回家慧娘依舊來伴玉郎這一夜顛倒與海誓山盟比昨倍加恩愛看看過了三朝二人行坐不離到是養娘捏着兩把汗催玉郎道如今已過三朝可對劉大娘說回去罷玉郎與慧娘正火一般熱那想回去假意道我怎好落齒說要回去須是母親教張六嫂來說便好養娘道也說得是即便回家却說孫寡婦雖將兒子假粧嫁去心中却懷着鬼胎急切不見張六嫂來回覆眼巴巴望到第四日養娘回家連忙來問養娘將女婿病由姑娘陪拜夜間同睡

相好之事細細說知。孫寡婦跌足叫苦道：「這事必然
做出來也。」你快去尋張六嫂來。養娘去不多時，同張
六嫂來家。孫寡婦道：「六嫂前日講定的三朝，便送回
來，今已過了，勞你去說快些送我女兒回來。」張六嫂
得了言語，同養娘來至劉家，恰好劉媽媽在玉郎房
中閒話。張六嫂將孫家要接新人的話說知。玉郎慧
娘不忍割舍，到暗暗道：「但願不名便好。」誰想劉媽媽
真个說道：「六嫂你嫌也做老了，難道怎樣事還不曉
得。從來可有三朝媳婦便歸去的理麼？」前日他不肯
嫁來，這也沒奈何。今既到我家，便是我家的人了。還

像得他意，我千難萬難，娶得個媳婦，到三朝便要回去，說也不當人子。既如此，不捨得，何不當初莫許人家。他也有兒子，少不得也要娶媳婦，看三朝可肯收回家去，開得親母是個知禮之人，虧他怎樣說了出來。一番言語，說得張六嫂啞口無言，不敢回覆孫家。那養娘恐怕有人闖進房裏，衝破二人之事，到紫紫守着房門，也不敢回家，且說劉璞自從結親這夜，露出那身汗來，漸漸痊可，曉得妻子已娶來家，人物十分標致，心中歡喜，這病愈覺好得快了，過了數日，掙扎起來，半眠半坐，日漸健旺，即能梳裹，要到房中來。

看渾家劉媽媽恐他初愈不耐行勸教丫兒扶着自己也隨在後慢慢騰騰的走到新房門口養娘正坐在門檻之上丫兒道讓大官人進去養娘立起身來高聲叫道大官人進來了玉郎正按着慧娘調笑聽得有人進來連忙走開劉氏掀開門帘跨進房來慧娘道哥哥且喜梳洗了只怕還不宜勞動劉氏道不打緊我也暫時走走就去睡的他向玉郎作揖玉郎背轉身道了个萬福劉媽媽道我的兒你且慢作揖麼又見玉郎背立便道娘子這便是你官人如今病好了特來見你怎麼到背轉身子走向前扯近兒子身

邊道我的兒與你恰好正是個對兒劉璞見妻子美貌非常甚是快樂真个是人逢喜事精神爽那病平去了幾分劉媽媽道兒去睡了罷不要難爲身子原教丫鬟扶着慧娘也同進去玉郎見劉璞雖然是个病客却也人材齊整暗想道姐如得配此人也不辱抹了又想道如今姐夫病好倘然要來同臥這事便要決撒快些回去罷到晚上對慧娘道你哥哥病已好了我須住身不得你可攬投母親送我回家換姐姐過來這事便隱過了若再住時事必敗露慧娘道你要歸家也是易事我的終身却怎麼處玉郎道此

事我已千思萬想，但你已許人，我已聘婦，沒甚計策，挽回如之奈何？慧娘道：「君若無計娶我，誓以寬寬相隨。決然無願更事他人。」說罷，嗚嗚咽咽哭將起來。玉郎與他拭了眼淚，道：「你且勿煩惱，客我再想。自此兩相留戀，把回家之事，到閣起一邊。一日午餘，已過養娘向後邊去了。二人將房門閉上，商議那事。長弄短弄，沒个計策。心下苦楚，彼此相抱暗泣。且說劉媽媽自從媳婦到家之後，女兒終日行坐不離，剛到晚便閉上房門去睡。直至日上三竿，方纔起身。劉媽媽好生不樂。初時認做姑嫂，相愛不在其意。已後日日如

此心中老大疑惑也。還道是後生家貪眠懶惰。幾遍
要說。因想媳婦初來。尚未與兒子同牀。還是個嬌客。
只得耐住。那日也是合當有事。因在新房前上過忽
聽得裏邊有哭泣之聲。向門縫中張時。只見媳婦與
女兒互相樓抱。低低而哭。劉媽媽見如此。做作料道。
「這事有些蹊蹺。欲待發作。又想兒子纔新。若知得必
然氣惱。難且耐住。便掀門帘進來。門却閉着。叫道。
「快些開門。二人聽見是媽媽聲音。拭乾眼淚。忙來開門。
劉媽媽走將進去。便道。爲甚青天白日把門閉上。在
內樓抱啼哭。二人被問。驚得滿面通紅。無言可答。劉

嬌嬌見二人無言一發是了氣得手足麻木一手扯着慧娘道做得好事且進來和你說話扯到後邊一間空屋中來丫鬟看見不知爲甚閃在一邊劉媽媽扯進了屋裏將門門上丫鬟伏在門上張時見媽媽尋了一根木棒罵道賤人快快實說便饒你打罵若一句含糊打下你這下半截來慧娘初時抓顫媽媽直賤人我且問你他來得幾時有甚恩愛割捨不得問着房門撲抱啼哭慧娘對答不來媽媽拿起棒子要打心中却又不捨得慧娘抖是躊躇不過想道事已至此索性說个明白求爹媽解了裴家配與玉郎

若不允時，拚个自盡便了。乃道：前日，薛家曉得哥哥有病，恐誤了女兒，要看下落，教爹媽另自擇日。因爹媽執意不從，故把兒子王郎假粧嫁來，不想母親教孩兒陪伴，遂成了夫婦。思深義重，誓必圖百年諧老。今見哥哥病好，王郎恐怕事露，要回去換姐姐過來。孩兒思想：一女無嫁，二夫之理。教王郎尋門路娶我爲妻，因無良策，又不忍分離，故此啼哭。不想被母親看見，只此便是實話。劉媽媽聽罷，怒氣填胸，把棒撇在一邊，雙足亂跳，罵道：元來這老乞婆恁般欺心，將男作女哄我。怪道三朝便要接回，如今害了我女兒。

須與他下休不得折這老性命結識這小殺才罷開
了門便趕出來慧娘見母親去打玉郎心中着忙不
領着取上前扯住被媽媽將手一推跌在地上爬起
時媽媽已趕向外邊去了慧娘隨後也趕將來丫鬟
亦跟在後面且說玉郎見劉媽媽扯去慧娘情知事
露正在房中着急只見養娘進來道官人不好了弄
出事來也適在後邊來聽得空屋中亂鬧張着時見
劉大娘拿大棒子拷打姑娘遍問這事哩玉郎聽說
打着慧娘心如刀割眼中落下淚來沒了主意養娘
道今若不走少頃便禍到了玉郎即忙膝下簪釵挽

起一个角兒皮箱內剛出道袍鞋襪穿起走出房來將門帶上離了劉家帶跌奔回家裏正是

拆破玉籠飛彩鳳

頓開金鎖走蛟龍

孫寡婦見兒子回來恁般情急又驚又喜便道如何這般模樣養娘將上項事說知孫寡婦埋怨道我教你去不過權宜之計如何却做出這般沒天理事體你若三朝便回隱惡揚善也不見得事敗可恨張六嫂這老虔婆自從那日去了竟不來覆我養娘你也不回家走遭教我日夜擔愁今日弄出事來害這姑嫂却怎麼處要你不肖子何用玉郎被母親責罵

愧無地。養娘道：「小官人也自要回的，怎奈劉大娘不肯。我因恐他做出事來，日日守着房門，不敢回家。今日暫走到後邊，便被劉大娘撞破，幸喜得急奔回來，還不曾吹竊。如今且教小官人躲過兩日。他家沒甚話說，便是萬千之喜了。孫寡娘真个教玉郎閃避。等俟他家消息。」且說到媽媽趕到新房門，只見門閉着，只道玉郎還在裏面，在外罵道：「天殺的賊賤才，你犯老娘當做什麼採人，敢來弄空頭壞我的女兒。今日與你性命相博，方見老娘手段。快些走出來，若不開時，我就打進來了。」正罵時，慧娘已到，便去扯母親。

進去劉媽媽罵道：「賊人虧你羞也不羞，還來勸我，豈力一棒不想用力猛了，將門靠開，母子兩個都跌進去，撓做一團。」劉媽媽罵道：「好天殺的賊賤才，到放老娘這一交，即忙爬起尋時，那里見个影兒？」那婆子尋不見王郎，乃道：「天殺的好見識，走得好，你便走上天去，少不得也要拿下來。」對着慧娘道：「如今做下這等醜事，倘被裴家曉得，却怎地做人？」慧娘哭道：「是孩兒一時不是做差這事，但求母親憐念孩兒，勸爹爹怎生回了裴家，嫁着王郎，猶可挽回前失，倘若不允，有死而已。」說罷，倒在地上，劉媽媽道：「你說得解自在話。」

見他家下財納聘，定着媳婦。今日平白地要休這親事，誰个肯麼？倘然問因甚事故，要休這親，教你爹怎生對答？難道說我女兒自尋了一个漢子不成？慧娘被母親說得滿面羞慚，將袖掩着痛哭。劉媽媽終是禽憤之愛，見女兒恁般啼哭，却又恐哭傷了身子，便道：「我的兒，這也不干你事，都是那老虔婆設這沒天理的詭計，將那殺才喬粧嫁來，我一時不知，教你陪伴，落了他圈套。如今他是無人知得，把來鬧過一邊，全你的體面。這纔是个長策。若說要休了裴家，嫁那殺才，這是斷然不能。慧娘見母親不允，愈加啼哭。劉

媽媽又憐又恨到沒了主意正悶間劉公正在人家
看病回來打房門口經過聽得房中啼哭乃是女兒
聲音又聽得媽媽話聲正不知爲着甚的心中疑惑
忍耐不住揭開門帘問道你們爲甚恁般模樣劉媽
媽將前項事一一細說氣得劉公半晌說不出話來
想了一想到把媽媽埋怨道都是你這老乞婆害了
女兒起初兒子病重時我原要另擇日子你便說長
道短生出許多話來執意要那一日大後孫家教養
娘來說我也罷了又是你弄嘴弄舌哄着他家及至
娶來家中我說侍他自睡罷你又偏生難女兒伴他

自前晚而
後作到老
只因懷內
訥然

同北區微
石
經月大

如今伴得好麼劉媽媽因王郎走了又不捨得女兒
難爲一肚子氣正沒發騰見老公倒前倒後說埋
怨急得暴燥如雷罵道老八依你說起來我的孩
兒應該與這殺才騙的一頭撞個滿懷劉公也在氣
惱之時揪過來便打慧娘便來解勸三人攪做一團
滾做一塊分拆不開丫頭看了忙奔到房中報與劉
璞道大官人不好了大爺大娘在新房中相打哩劉
璞在榻上爬起來走至新房向前分解老夫妻見兒
子來勸因惜他病體初愈恐勞碌了他方纔罷手
兀自老亡人老乞婆相罵劉璞把父親勸出外邊乃

問林子爲甚在這房中廝鬧娘子怎又不見慧娘被
問心下惶惶掩面而哭不敢則聲劉璞焦躁道且說
爲着甚的劉婆方把那事細說將劉璞氣得面如土
色停了半晌方道家醜不可外揚倘若傳到外邊被
人耻笑事已至此且再作區處劉媽方纔住口走
出房來慧娘住住不行劉媽媽一手扯着便走取巨
鎖將門鎖上來到房裏慧娘自覺無顏坐在一個壁
角邊哭泣正是

饒君抱盡湘江水

難洗今朝滑面羞

且說李都管聽得劉家喧嚷伏在壁上打聽雖然曉

得些風聲却不知其中細底。次早劉家丫鬟走出門前。李都管偕到家中。問他那丫鬟初時不肯說。李都管取出四五十錢來。與他道：你若說了。送這錢與你買東西喫。丫鬟見了銅錢。心中動火。接過來藏在身邊。便從頭至尾。盡與李都管說。知李都管暗喜道：我把這醜事報與裴家。掠撥來鬧炒一場。他定無顏在此居住。這房子可不歸于我。丫鬟忙忙的走至裴家。一五一十報知。又添些言語。激惱裴九老。那九老夫妻因前日娶親不美。心中正惱着劉公。今日聽見媳婦做下醜事。如何不氣。一徑趕到劉家。喚出劉公來發

話道當初我央媒來說要娶親時千推萬阻道女兒年紀尚小不肯應承。後自家中私養漢子若早依了我也不見得做出事來。我是清清白白的人家決不要這樣照壞門風的好東西。決還了我昔年聘禮另自去對親。不要誤我孩兒的大事。將劉公嚷得面上。一回紅一回白。想道我家昨夜之事他如何。今早便曉得了。這也怪異。又不好承認。只得賴道親家這是那里說起。造恁般言語污辱我家。倘被外人聽得。只道真有這事。你我體面何在。裴九老便罵道打脊賤木。真个是老亡八女兒。現做著恁樣醜事。那个不曉。

得了，腐你還長着鳥嘴，在我面前遮掩，趕近前，把手向劉公臉上一撿，道：「老亡八，羞也不羞，待我送个鬼臉兒與你戴了！」見人，劉公被他羞辱，不過罵道：「老殺才，今日爲甚，起上門來欺我？」便一頭撞去，把裴九老撞倒在地，兩下相打起來。裏邊劉媽媽與劉璞聽得外面喧嚷，出來看時，却是裴九老與劉公廝打，急向前拆開。裴九老指着罵道：「老亡八，打得好，我與你到府裏去說話。」一路罵出門去了。劉璞便問父親：「裴九老，因甚清早來廝鬧？」劉公把他言語學了一遍。劉璞道：「他家如何便曉得了？」此甚可怪。又道：「如今事已彰揚，」

又奸小詩

却怎麼處劉公又想起裴九老恁般耻辱心中轉惱
頓足道都是孫家老乞婆害我家壞了門風受這樣
惡氣若不告他怎出得這氣劉璞勸解不住劉公央
人寫了狀詞望着府前奔來正值喬太守早堂放告
這喬太守雖則關西人又正直又聰明憐才愛民斷
獄如神府中都稱為喬青天却說劉公剛到府前劈
面又遇着裴九老九老見劉公手執狀詞認做告他
便罵道老亡八縱女做了醜事到要告我我同你去
見太爺上前一把扭住兩下又打將起來兩張狀詞
都打失了二人結做一團直至堂上喬太守看見時

殺各號一邊問道你二人叫甚名字爲何結扭相打
二人一齊亂嚷喬太守道不許攬越那老兒先上來
說裴九老跪上去訴道小人叫做裴九有个兒子裴
政從幼聘下邊劉秉義的女兒慧娘爲妻今年都已
十五歲了小人因是老年愛子要早與他完姻幾次
央媒去說要娶媳婦那劉秉義只推女兒年紀尚小
勒情不許誰想他縱女賣奸戀着孫潤暗招在家要
圖賴親事今早到他家理說反把小人毆辱情極不
來爺爺臺下投生他又趕來扭打求爺爺作主救小
人則个喬太守聽了道且下去喚劉秉義上去問過

你怎麼說劉公道小人有一子一女兒子劉璞聘孫
寒婦女兒珠姨爲婦女兒使前裴九的兒子向日裴
九要娶時一來女兒尚幼未曾整備粧奩二來正與
兒子完姻故此不允不想兒子臨婚時忽地患起病
來不敢教與媳婦同房令玄兒陪伴嫂子那知孫寒
婦欺心藏過女兒却將兒子孫潤假粧過來到強奸
了小人女兒正要告官這裴九知得了登門打罵小
人氣忿不過與他爭嚷實不是因賴他的婚姻喬太
守見說男扮爲女甚以爲奇乃道男扮女粧自然有
異難道你認他不出劉公道雖樣乃是常事那曾有

男子假扮之理。却去辨他真假。况孫潤面貌美如女子。小人夫妻見了。已是萬分歡喜。有甚疑惑。喬太守道。孫家既以女許你為媳。因甚却又把兒子假粧其中。必有緣故。又道。孫潤還在你家麼。劉公道。已逃回去了。喬太守即差人去拿孫寡婦母子三人。又差人去喚劉璞。慧娘兄妹俱來聽審。不多時都已拿到。喬太守舉目看時。玉郎姊弟果然一般美貌。而麗無二。劉璞却也人物俊秀。慧娘艷麗非常。暗暗欣羨。道好兩對青年兒女。心中便有成全之意。乃問孫寡婦。因甚將男作女。哄騙到家。害他女兒。孫寡婦乃將女婿

誤矣
人
切不
可
不

病重劉秉義不肯更改吉期恐怕誤了女兒終身故
把兒子撻去冲喜三朝便回是一時權宜之策不想
劉秉義却教女兒陪眠做出這事喬太守道元來如
此問劉公道當初你兒子既是病重自然該另換吉
期你執意不肯却主何意假若此時依了孫家那見
得女兒有此醜事這都是你自起釁端連累女兒劉
公道小人一時不合聽了妻子說話如今悔之無及
喬太守道胡說你是一家之主却聽婦人言語又喚
玉郎慧娘上去說孫潤你以男假女已是不該却又
奸騙處女當得何罪玉郎叩頭道小人雖然有罪但

弄假意謀求乃是劉親母自遣其女陪伴小人喬太守道他因不知你是男子故令他來陪伴乃是美意你怎不推却玉郎道小人也曾苦辭怎奈堅執不從喬太守道論起法來本該打一頓板子纔是姑念你年紀幼小又係兩家父母釀成權且饒恕玉郎叩頭泣謝喬太守又問慧娘你事已做錯不必說起如今還是娶歸裴氏要歸孫潤實說上來慧娘哭道賤妾無媒苟合節行已虧豈可更事他人况與孫潤恩義已深誓不再嫁若爺爺必欲判離賤妾即當自盡決無屈苟活貽笑他人說罷放聲大哭喬太守見他情

詞真懇甚是憐惜且喝過一邊嘆美九老分付道
娘本該斷歸你家但已失身孫潤卿行已虧你若娶
回去反傷門風被人耻笑他又家二夫之名各不相
安今判與孫潤為妻全其體面令孫潤還你昔年聘
禮你兒子另自聘婦罷裝九老道媳婦已為醜事小
人自然不要但孫潤破壞我家婚姻今原歸于他反
周全了奸夫淫婦小人怎得其心情願一毫原聘不
要求老爺斷媳婦另嫁別人小人這口氣也還消得
一半喬太守道你既已不願娶他何苦又作此冤家
對公亦稟道老爺孫潤已有妻子小人女兒豈可再

如小孫太守
見劉公說已有妻乃道這却怎麼處對孫潤道你既有妻子一發不該害人閨女了如今置此女子何地

文淵閣

他爲妾喬太守初時只道孫潤尚無妻子故此幹旋見劉公說已有妻乃道這却怎麼處對孫潤道你既有妻子一發不該害人閨女了如今置此女子何地玉郎不敢答應喬太守又道你妻子是何等人家可曾過門麼孫潤道小人妻子是徐雅女兒尚未過門喬太守道這等易處了叫道裴九孫潤原有妻未娶如今他既得了你媳婦我將他妻子斷償你的兒子消你之忿裴九老道老爺明斷小人怎敢違逆但恐徐雅不肯喬太守道我作了主誰敢不肯你快回家引兒子過來我差人去喚徐雅帶女兒來當堂匹配

裴九老即忙歸家將兒子裴政領到府中徐雅同女兒也喚到了喬太守看時兩家男女却也相貌端正是个對兒乃對徐雅道孫潤因誘卜劉秉義女兒今已判爲夫婦我今作主將你女兒配與裴九兒子裴政限即日三家俱便婚配回報如有不伏者定行重治徐雅見太守作主怎敢不依俱各拜伏喬太守援筆判道

弟代姊嫁姑伴嫂眠愛女愛子情在理中一雌一雄變出意外移乾柴近烈火無惟其燃以美玉配明珠適獲其偶孫氏子因姊而得婦接處子不用

此語法
許多眼
孔爲一段
真不
小

月以正例
中者只是
化有善處
無事

絕妙審早

踰牆劉氏女因媒而得夫懷吉士初非銜玉相悅
爲婚禮以義起所厚者薄事可權宜使徐雅別塔
裴九之兒許裴政改娶係郎之配奪人婦人亦奪
其婦兩家恩怨愾息風波獨樂樂不苦與人樂三
對夫妻各諧魚水人雖兌換十六兩原只一斤親
是交門五百年決非錯配以愛及愛伊父母自作
水人非親是親我官府權爲月老已經明斷各赴
良期

喬太守寫畢教押司當堂朗誦與衆人聽了衆人無
不心服各各叩頭稱謝喬太守在庫上支取喜紅六

段教三對夫妻披掛起來。與三起樂人三頂花轎
兒。擡了三位新人。新郎及父母各自隨轎而出。此事
鬧動了杭州府。都說好个行方便的太守。人人誦德。
个个稱賢。自此各家完親之後。都無說話。李都管奉
欲唆孫寡婦裴九老兩家與劉秉義講嘴。蟬蚌相持。
自己漁人得利。不期太守善于處分。反作成了孫玉
郎一段良姻。街坊上當做一件美事。傳說不以爲醜。
他心中甚是不樂。未及一年。喬太守又取劉璞孫潤
都做了秀才。起送科舉。李都管自知慙愧。安身不牢。
反躲鄰居。後來劉璞孫潤同榜登科。俱任京職。止

逢有名扶持裴政亦得了官職一門親眷富貴非常
劉璞官直至龍圖閣學士連李都管家宅反歸并干
劉氏刀鑽小人亦何益哉後人有詩單道李都管爲
人不善以爲後戒詩云

爲人忠厚爲根本 何苦刀鑽欲害人
不見古人卜居者 千錢只爲買鄉鄰

又有一詩單誇喬太守此事爾得其好

駕爲錫配本前緣 全賴風流太守賢
錦被一床遮盡醜 喬公不枉叫青天